

# 元明僧詩中的錫杖意象\*

蘇仁和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摘要

「錫杖」是佛教中重要的法器，其實際用途為幫助行走僧侶驅趕蟲蛇，且震動錫杖上的環、輪所發出的聲響，亦能夠提醒住戶居民僧侶的到來，方便僧侶向民眾化緣。除了實質用途外，也有宗教上神秘的力量，可以化解虎鬥，化解戰爭。作為僧侶重要的法器，錫杖在佛經中經常出現，而佛教文學中亦屢屢見之。在僧詩中，常常可以見到錫杖以各種不同的意象，出現在僧人們的詩作當中。本文試圖就錫杖的意象進行討論，並且以元、明的僧詩為主，分析錫杖在詩中的意涵、隱喻。文章將討論錫杖出現在中國的時間，及其普遍於詩作中作為僧人代表的時代，並且討論錫杖「移動」與「停駐」的意象，作為明代山居詩及僧人書寫雲遊經驗的重要意象。另外，也將討論「飛錫」的典故及在僧詩中的意涵。文章的最後，將討論錫杖與戰爭意象的結合，在憨山被流放充軍時，如何以長戈為錫杖，於流放地就地說法，體現佛教的方便法門。

**關鍵詞：**錫杖、僧詩、飛錫、渡海、兵器

---

\* 收稿日期：2023.12.03，通過審查日期：2023.12.28。

## 【目次】

- 一、前言
- 二、錫杖的用途與普及中國之時代
- 三、錫杖作為僧人移動與停駐的意象
- 四、「飛錫」與「渡海」意象的結合
- 五、錫杖作為兵器、僧人充軍的意象
- 六、結論

## 一、前言

「錫杖」是佛教中重要的法器，並被當成是僧人的重要象徵。錫杖的實際用途為幫助行走僧侶驅趕蟲蛇，且震動錫杖上的環、輪所發出的聲響，更能夠提醒住戶居民僧侶的到來，方便僧侶向民眾化緣。除實質用途外，亦有宗教上神秘的力量，可以化解虎鬥，化解戰爭<sup>1</sup>。

作為僧侶重要的法器，錫杖經常出現在佛經中，佛教文學裡亦屢屢見之。在僧人的詩作中，常可見到錫杖以各種不同的意象出現。本文試圖就錫杖的傳統進行討論，並且以元、明的僧詩為主，分析錫杖的意象。

文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討論錫杖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及普遍出現於詩作中作為僧人代表的時代；第三節討論錫杖的「移動」與「停駐」的意象，如何出現在明代的山居詩及僧人雲遊經驗的書寫中；第四節討論「飛錫」的典故和在僧詩中的意象；第五節討論錫杖與戰爭意象的結合；第六節為結論。試圖就這些詩作中出現的錫杖意象進行分析。

## 二、錫杖的用途與普及中國之時代

錫杖，梵文為 *khakkhara*。僧侶用以驅趕蟲蛇猛獸，並且透過震動錫杖上的金屬環、輪，發出聲響，提醒民眾僧侶的到來，方便僧侶向民眾化緣<sup>2</sup>。《毘尼母論》記載道：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有比丘尸陀林中夜闇行，心生怖畏毒蛇蟲螫諸惡獸等，因此白佛。佛言：「聽諸比丘，夜怖畏處，動錫杖作

<sup>1</sup> 佛教文學有很多錫杖神聖力量的書寫，如目連救母的錫杖，「拭淚空中遙錫杖，鬼神當即倒如麻」。（見《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卷 1，《大正藏》冊 85，第 2858 號，頁 1310）本文主題聚焦於僧詩的討論，然若旁及佛教民間文學、小說對於錫杖的書寫，錫杖意象的探討將更為豐富多元。。

<sup>2</sup> John Kieschnick (柯嘉豪),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 113.

聲，令諸惡毒蟲遠去。如是廣知。」<sup>3</sup>

有比丘在林中夜行，懼怕毒蛇、毒蟲與猛獸，因此佛陀說，可以振動錫杖，發出聲響，以便驅趕蟲蛇猛獸。在《十誦律》中亦記載道：

杖法者，佛聽杖積，若鐵、若銅，為堅牢故，上作樓環。又杖法者，佛在寒園林中住，多諸腹行毒蟲嚙諸比丘，佛言：「應作有聲杖驅遣毒蟲」，是名杖法。<sup>4</sup>

上面記載了「杖法」，敘述了錫杖的材質為鐵為銅，且有「樓環」。「樓」應為「鏤」，即鏤空之金屬環，震動時能夠發出聲響。因比丘眾隨佛在林中修行，為蟲蛇所嚙咬，「腹行」即蛇，所以需要錫杖驅除蟲蛇。以聲響驅趕蟲蛇，不僅不會殺生、傷害生命，也能達到保護的效果。

另外，關於錫杖的由來，在佛教的經典中流傳著一則有趣的傳說故事。有一苾芻（比丘），去一戶富人家乞食。因富人家甚大，有非常多的門，苾芻進到屋內，因此而迷路了。去到屋子主人長者的房前，長者因為誤會苾芻與其婦人行非法淫蕩的事，所以把苾芻打得頭破血流，連所托的鉢都被打破了。後來，婦人告訴長者，說誤會這名苾芻了，他並沒有行違法的事。於是，才將這名苾芻放了。這名苾芻遂以頭破血流的樣子，來到逝多林，向佛陀述說事情發生的經過。佛陀告訴他，不應該造次進入別人的家裡，應該以餅麩在門前做記號，才不會迷路。苾芻按照佛陀的話去做，結果進到屋內時，不小心看到婦人衣不蔽體。於是佛陀叮嚀，進門前應該要發出聲響。因此，苾芻入門前便又發出呵呵的喧鬧聲音。家人聽到嬉鬧聲甚驚，質問為何用小兒嬉鬧的聲音進入家裡，苾芻無言以對。其將此事稟告佛陀，佛陀囑咐苾芻進入門內，不應該發出呵呵的嬉鬧聲。之後，那名苾芻在入門前，用拳打門扇發出聲響而入。家人便質問說「為何打破了我的門扇？」苾芻又無言以對。於是，佛陀便說「不應打門，可作錫杖。」苾芻不解，佛陀解釋說杖頭安裝金屬環，搖動時可發出聲音。且

<sup>3</sup> 《毘尼母論》卷 5，明萬曆徑山藏刊本（後文簡寫為《徑山藏》），頁 5a。

<sup>4</sup> 《十誦律》卷 60，《徑山藏》，頁 26b。

去別人家乞食時，搖動數聲，如無人應即可離去。如果遇到狗吠，也不應以錫杖打狗，只要振動錫杖發出聲響，趕走狗就可以了<sup>5</sup>。

此則有趣的傳說，以詳細生動的故事解釋了錫杖的由來。雖然故事未必可信，但可以看出，在早期佛教中錫杖是用來提醒住戶僧侶的到來，也能夠用聲響來趕走惡狗。

至於錫杖何時出現於中國，目前尚不得而知。然有一部《佛說得道梯陞錫杖經》，其中對於錫杖有詳細的記載，且詳述錫杖每一構造的宗教意涵。裡面提及佛陀告誡諸弟子，都應受持錫杖：「汝等今當受持錫杖，所以者何？是錫杖者，名為智杖，亦名德杖，彰顯聖智故」<sup>6</sup>。根據唐代《開元釋教錄》記載，《佛說得道梯陞錫杖經》這部經典的譯者已經失傳，且似乎是年代久遠的經典，所以將這部經典的年份斷定為晉末<sup>7</sup>。

然而，能否根據《佛說得道梯陞錫杖經》，就斷定漢傳佛教係依據此部經典製作錫杖，並且錫杖開始流行於晉代，實不得而知<sup>8</sup>。唯可知的，是在晉代僧人的作品當中，已經可以看見錫杖的出現。如〈遊石門詩·序〉中說「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sup>9</sup>，可見錫杖在晉代時已出現。而時代較晚的隋代僧人慧英（生卒年不詳）〈一三五七九言〉詩，寫道「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sup>10</sup>。從這些例子，都可以看到錫杖出現在唐代以前。

到了唐代，錫杖已極為盛行。根據莫高窟的壁畫，最早的錫杖圖見於初唐時期。手持錫杖的佛或菩薩像甚為普遍。初、盛唐時期，手持錫杖的畫像主要為藥師佛；中唐以後，還出現在地藏王菩薩、迦葉及舍利弗手上。五代、宋時期則大多數出現在地藏菩薩手上。石窟中的石像亦可見佛

5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4，《徑山藏》，頁 3a-4a。

6 《佛說得道梯陞錫杖經》，《徑山藏》，頁 15b。

7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 3，《徑山藏》，頁 29b。

8 白化文據《開元釋教錄》的記載，斷定《佛說得道梯陞錫杖經》流傳於東晉，認為魏晉南北朝僧人以錫杖作為自身的標誌，見白化文，〈漢化佛教僧人的拄杖、禪杖和錫杖〉，頁 109。

9 明·釋正勉等編，《古今禪藻集》卷 1，頁 11a。

10 明·釋正勉等編，《古今禪藻集》卷 1，頁 36b。

像或菩薩手持錫杖，唐、宋絹畫亦時能見之<sup>11</sup>。1987年，法門寺出土了三枚錫杖的實物。其中一枚為目前出土的世界上最早、體型最大的錫杖，上面刻有「咸通十四年」（873）等字樣<sup>12</sup>。從壁畫、絹畫、石像和出土文物可以斷定，唐代以後錫杖應該甚為流行。

另外，在唐詩中亦常見有關錫杖的記載，錫杖作為代表僧人的意象屢屢出現在詩中。關於錫杖在詩的語言、詞語之意義的使用上，除了用以指稱實物上的錫杖外，也引申為僧人的代稱，更延伸為佛法的隱喻；再來，錫杖在詩句中出現，往往與移動有關，這和僧人或停駐或行走都手握錫杖的形象有關；另一方面，錫杖也和聲音有密切的關聯（如：振錫）。

在詩中，往往用錫杖代指僧人，如杜甫（712-770）〈寄贊上人〉：「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sup>13</sup> 這首詩便是用錫杖代指贊上人（生卒年不詳）。在詩中出現的錫杖意象，往往與空間的移動（行走或停留）有關。這一點從唐詩中很多送別僧人的詩裡都可以看到。如岑參（715-770）〈送青龍招提歸一上人遠遊吳楚別詩〉，送別長安青龍寺的僧人歸一上人（生卒年不詳）遠行到吳楚時，寫道「今旦飛錫去，何時持鉢還」<sup>14</sup>。杜甫的另一首詩〈題玄武禪師屋壁〉也寫道「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sup>15</sup>。張謂（生卒年不詳）〈送僧〉也寫道「鍾嶺更飛錫，爐峰期結跏」<sup>16</sup>。又如柳宗元（773-819）〈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sup>17</sup> 等，例子多不勝舉。「飛錫」一詞，指僧人手握錫杖凌空而飛，典出隱峰禪師（?-806?）擲錫飛空的故事，下文將會論及。這裡用以指稱僧人的遠行，帶有神秘的神話色彩。

---

11 胡同慶，〈敦煌壁畫中的杖具——錫杖考〉，《敦煌研究》104，頁 37、41、42、43。

12 姜捷，〈法門寺出土文物研究概述〉，《中國書法》372，頁 15。

13 唐·杜甫著，元·高楚芳編，《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 6，頁 6b。

14 唐·岑參，《岑嘉州集》卷 2，頁 5a。

15 唐·杜甫著，元·高楚芳編，《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 9，頁 3a-3b。

16 清·彭定求等奉敕撰，《全唐詩》14，頁 6b。

17 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卷 42，頁 44a。

又舉唐代僧人的詩為例，如貫休（832-912）的詩〈送廬山僧衲〉：「飛錫下崆峒，清高世少雙」<sup>18</sup>，〈別李常侍〉：「楚水和烟海浪通，又擎杯錫去山東」<sup>19</sup>，可以見到錫杖的書寫。又如時代稍晚的齊己（860-940），其詩〈思遊峨眉寄林下諸友〉：「剛有峨眉念，秋來錫欲飛」<sup>20</sup>，〈夏日荊渚書懷〉：「中途息瓶錫，十載依公卿」<sup>21</sup>，亦屢屢在詩中見到以錫杖作為自己或其他僧人的意象符號。

另外，在宋詩當中也能夠看到這個現象。和靖先生林逋（967-1028）的詩〈送思齊上人之宣城〉，寫送別思齊上人（生卒年不詳）時，說道「蕭閒水西寺，駐錫莫忘歸」<sup>22</sup>，便用「駐錫」來形容僧人於寺廟停駐。在林逋的另一首詩〈送聞義師謁池陽郡守〉，也有「登艫忽此別，振錫未嘗遊」<sup>23</sup>，用「振錫」來描述聞義禪師（生卒年不詳）之遠行。張耒（生卒年不詳）〈寄答參寥〉的詩中，也有「子兮從之遊，掛錫當可駐」<sup>24</sup>之句，用「掛錫」來刻畫僧人在行旅中之停駐。孫覲（1081-1169）〈送徑山僧〉中，也有「歸袖挽莫留，凌空看飛錫」<sup>25</sup>，以「飛錫」作為僧人移動的隱喻。從此可見錫杖的意象，在宋代的詩中也很常見，是詩人在書寫與僧人交往的經驗中，經常會被調度的意象。

從上文可知，錫杖和飛錫的意象在唐、宋詩中均已非常普及。錫杖作為僧人的代稱，也被後來的元、明僧詩所繼承，意涵大致沒有多大的差別。然而，本文想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錫杖的意象怎樣有意的被元、明詩

18 唐·貫休，《禪月集》卷 14，頁 4a，收入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冊 2。

19 唐·貫休，《禪月集》卷 20，頁 5a。

20 唐·齊己，《白蓮集》卷 2，頁 9b，收入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冊 2。

21 唐·齊己，《白蓮集》卷 3，頁 20a。

22 宋·林逋著，明·潘是仁輯校，《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卷 2，頁 12b。

23 宋·林逋著，明·潘是仁輯校，《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卷 2，頁 13b。

24 宋·張耒，《柯山集》卷 9，頁 8b。

25 宋·孫覲，《鴻慶集鈔》，收入清·呂留良等編，《宋詩鈔初集》，頁 13a。

僧所調度，用來書寫其山林的經驗，尤其是運用在大量的「山居詩」中，成為描寫雲遊經驗（移動或停駐）的意象。下文將以雪山法杲（生卒年不詳）及唵嚨大香（生卒年不詳）的詩為例進行討論。其次，本文想要以王陽明（1472-1529）的〈泛海〉詩為討論對象，說明飛錫怎樣與「渡海」的意象結合，而渡海所蘊含之「度過險難」的隱喻，又是如何與錫杖神秘力量的象徵相呼應。這裡也能夠讓我們進一步追問，既然錫杖是僧人的象徵，何以王陽明作為一個儒者，會選擇用僧人的意象來書寫自己的經歷？由此是否能夠推敲王陽明書寫這首詩的心境，說明當時其心目中的理想典範是僧人的形象？問中也涉及元代僧人笑隱大訢（1284-1344）及其法嗣仲銘克新（生卒年不詳），明初道衍（1335-1418，姚廣孝）詩作中，飛錫與渡海意象的討論。最後，萬曆三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1546-1623），因為其被發配廣東充軍的經歷，錫杖的意象在其詩中更與兵器結合起來。以兵器結合錫杖的意象，可以說是在憨山的經歷中才出現的獨特例子，豐富了錫杖在詩中被運用的意象與意涵。後續將就此進行討論。

### 三、錫杖作為僧人移動與停駐的意象

錫杖是僧侶重要的隨身法器，僧侶的移動需要依靠錫杖。在詩中出現的錫杖，往往與移動和停駐關係密切，例如：飛錫、駐錫、掛錫，都是各種形式的移動與停駐，甚至錫杖被隱喻為僧人的身體，以錫杖作為身體移動的隱喻。在唐代，這些關於錫杖的詞語已經非常普遍的運用在詩歌當中。如唐代李頎（生卒年不詳）的詩「借問何時堪掛錫」<sup>26</sup>，馬戴（生卒年不詳）的「掛錫中峰樹，經行踏石梯」<sup>27</sup>，又如許渾（788-858?）「駐錫逢山色，停杯見浪痕」<sup>28</sup>。這些關於錫杖的詞語，影響了元、明以後的僧詩。

---

<sup>26</sup> 唐·李頎，〈照公院雙橙〉，《李頎集》卷中，頁 11a。

<sup>27</sup> 唐·馬戴，〈寄西岳白石僧〉，《會昌進士詩集》，收入清·席啓寓，《唐詩百名家全集》，頁 11b。

<sup>28</sup> 唐·許渾，〈送僧歸金山寺〉，《許用晦文集》卷 2，頁 26b。

在僧人移動、雲遊四方，往來於山林與城市時，錫杖不僅是僧人重要的隨身法器，亦常出現於僧人的詩作裡，尤其是山林經驗的書寫之中。這些移動雲遊的經驗，在晚明的叢林中形成了山居詩的寫作風尚<sup>29</sup>。

下文將討論錫杖出現在僧人移動書寫中的意象。法杲，字雪山。以「舞象之年」（十五至二十歲）出家，為雪浪洪恩（1545-1608）法嗣<sup>30</sup>，有《雪山草》傳世。在法杲的詩作中有大量的山居詩，書寫其往來城市與山林之間的經驗，以及對於人世間的哲學思考。在其山居詩中，亦可以看到錫杖的意象，多作為移動和停駐意象出現。如這首六言詩〈山居〉：

錫影青山路上，經聲紅日輪邊。隔塢雨添松翠，滿窻風落榆錢。<sup>31</sup>

這首詩書寫了法杲移動的經驗。「錫影」成了法杲這位僧人的身影，用「錫影」指稱僧人。從這首詩可以感受到錫杖緩緩移動在山林之中的意象，在夕陽下，悠然伴隨著隱隱的誦經聲。雨水點綴著松葉的翠綠，山風為窗前帶來了榆樹的落葉。這裡錫杖伴隨著僧人的移動而出現，可以從詩中感受到僧人移動於山林中，隱隱傳來錫杖聲的畫面。

法杲的另一首五言山居詩，錫杖則有站立、靜止、卓然不群的意象。〈山居〉寫道：

卓錫向危峯，避雲雲復上。高蹟不可知，令人徒想像。<sup>32</sup>

「卓」為直立，可以引申為卓越、超然的意思，如左思（250-305）的詩「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群」<sup>33</sup>那樣。「卓錫」讓人有卓然不群、隻身獨往，且獨立不懼的意象。「卓錫」這個詞，可以在宋代的詩中見到，如

<sup>29</sup> 見廖肇亨，〈晚明僧人〈山居詩〉論析——以漢月法藏為中心〉，頁 49-74。

<sup>30</sup>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閩三》，頁 22b。

<sup>31</sup> 明·法杲，《雪山草》卷 7，頁 7b。

<sup>32</sup> 明·法杲，《雪山草》卷 6，頁 6b。

<sup>33</sup> 清·于光華編，《文選集評》卷 5，頁 29b。

宋祁（998-1061）詩的「卓錫時攀三宿樹」<sup>34</sup>，又如釋德洪（1071-1128）詩的「繖蓋山前曾卓錫」<sup>35</sup>，並非法杲首創，法杲繼承了這樣的詩歌傳統，寫進山居詩裡。「卓錫向危峯」，便是這種獨立不懼精神的描寫，獨自征服巍然的高山。「山」在佛教的意象中有神聖的意涵，如須彌山、普陀山等。登上一座高山，即表示在修養及境界上更上一層。而「雲」在佛教的意象，有煩惱、惡等意涵。如《大方等大集月藏經》所說「依第一義諦，能吹諸惡見雲、煩惱烟霧、十惡道塵」<sup>36</sup>。「避雲雲復上」，指登山避開雲霧，以免為雲霧遮蔽視線。而山上的雲霧源源不絕，剛避開又復凝聚。雲即指實際的雲霧，又象徵著煩惱。卓錫即有獨立而往，卓然求道的意象，雖為雲霧、煩惱所遮而無所畏懼。雖然高山之深不可知，徒令人想像，但心嚮往之。這裡的卓錫就有僧人為了求道而孤杖獨往，因有錫杖作為憑藉而無所畏懼的意象。錫杖亦象徵佛法，有佛法為憑藉，面對困難無所畏懼。

錫杖與僧人的移動、停駐有密切的關聯，在詩中往往出現挂錫、駐錫作為僧人暫居或居住於某處的意象，如前文所引，這些意象於唐詩中可以看到，而影響了明代的僧詩。下面將引大香的詩為例，說明錫杖移動、停駐的意象，被寫進僧人描繪山林居住的詩中。唵嚨大香，俗名吳凝甫，年四十歲始出家為僧<sup>37</sup>，和法杲舞象之年出家有很大的差別。在大香《雲外錄》中，有很多詩作記載了他雲遊四方的山，尋訪山中的寺院，以及在山中居住的經驗。在其山居雲遊的詩作中，不時可以看到錫杖的意象。例如這首〈大潮山結夏〉：

挂錫孤峰頂，烟雲入夏繁。空香流几簞，積翠現庭軒。  
對雨無兼事，看山偶獨言。笋篴分土脉，花瓣辨泉源。

<sup>34</sup> 《全宋詩》冊 4，頁 2358。

<sup>35</sup> 《全宋詩》冊 23，頁 15157。

<sup>36</sup> 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大方等大集月藏經》卷 3，《徑山藏》，頁 6a。

<sup>37</sup> 明·陳元盈，〈聖日唵嚨香禪師傳〉，收入於明·釋大香，《雲外錄》，頁 1a-2a。

雅供惟蒲草，清齋有菜根。渾忘人世署，鳥弄自朝昏。<sup>38</sup>

「結夏」為「夏安居」，或稱為「雨安居」，是僧人的修行制度<sup>39</sup>，大香於此時居住於大潮山的寺院中。「掛錫」為遊方僧人暫居於某處的意思。這首詩寫大香在山峰的寺院內掛錫，觀看夏天的煙雲，寫起「對雨無兼事」的悠閒清靜生活。其另一首六言絕句〈林中吟·其一〉，亦有掛錫的意象：

簷蔔香中掛錫，芙蓉嶺上凭欄。但見白雲千頃，不知紅日三竿。<sup>40</sup>

大香於詩中描寫其居住於山中寺院的經歷，悠閒的倚欄杆、看白雲，不知日上三竿，流露出僧人棲息於山中安閒的生活意境。

其另一首詩〈天遊觀〉，亦有駐錫的意象：

翠嶺玄宮天際看，尋常野服暮生寒。一亭水繞三三碧，四壁峯攢六六丹。  
留取閒雲聊駐錫，飛來冷月自凭欄。迴颺吹落遊仙曲，若個真人駕彩鸞。<sup>41</sup>

這首詩則描述大香停駐於天遊觀的經驗，因是道教的道觀，裡面用了很多仙人的意象。而他自己的身分則為僧人，所以用駐錫這個意象，暫時停駐在山中，觀賞道觀及山色的美景。

總結這一節，錫杖有移動、停駐的意象，從唐、宋以後就開始不斷的出現在詩歌中，作為僧人的象徵。而明代僧人用以書寫自身移動的經驗，

<sup>38</sup> 明·釋大香，《雲外錄》卷6，頁4b-5a。

<sup>39</sup> 根據《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記載，佛陀說道「此諸外道沙門、婆羅門，尚知三時，夏則安居，眾鳥猶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諸比丘不知三時，應行不行」，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9，《徑山藏》，頁1a。

<sup>40</sup> 明·釋大香，《雲外錄》卷8，頁1a。

<sup>41</sup> 明·釋大香，《雲外錄》卷8，頁13a。

將雲遊經歷寫進其山居詩中。錫杖的意象更進一步與僧人的身體結合，因此可以看到法杲的詩中，有「錫影」、「卓錫」的寫法。下文將談到錫杖出現的飛錫意象，通過討論彰顯錫杖意象在元、明詩中的豐富與多元。

#### 四、「飛錫」與「渡海」意象的結合

「飛錫」一詞，亦和錫杖的移動意象有關，典出《釋氏要覽》。《釋氏要覽》卷下記載道：

今僧游行，嘉稱飛錫。此因高僧隱峰游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也。若西天得道僧，往來多是飛錫。<sup>42</sup>

《釋氏要覽》解釋了「飛錫」這詞的由來。「今僧遊行，嘉稱飛錫」，從這句話可以推斷，「飛錫」一詞在《釋氏要覽》作者的年代，即宋代時已非常普遍。實際上從唐詩也可以斷定，「飛錫」一詞在唐代已經相當普及<sup>43</sup>。據《釋氏要覽》的解釋，其源自於隱峰禪師遊五臺時，出淮西，擲錫杖凌空而飛。並且認為西天得道僧人，大多數都是擁有飛錫往來之神力的。

《宋高僧傳》亦載有隱峰禪師擲錫飛空的故事，但文中增加了戰爭的情節，與《釋氏要覽》稍有所不同。〈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記載道：

峯元和中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

<sup>42</sup> 宋·釋道誠編集，《釋氏要覽》卷下，頁 36b。

<sup>43</sup> 如張謂〈送僧〉：「鍾嶺更飛錫，爐峰期結跏」、岑參〈送青龍招提歸一上人遠遊吳楚別詩〉：「今旦飛錫去，何時持鉢還」、杜甫〈題玄武禪師屋壁〉：「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柳宗元〈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見本文第二節。

刃焉。44

故事中描述隱峰禪師遊五臺山，出淮西時，剛好遇到吳元濟（783-817）起兵叛亂。隱峰禪師慈悲為懷，自願前往解其殺戮。其將錫杖擲於空中，介於兩軍之間。軍人看見凌空而飛的僧人甚感驚詫，戰爭遂自然平息<sup>45</sup>。

隱峰禪師化解兩軍對戰的記載，其故事原型應是源自於《續高僧傳》北齊僧人稠禪師（480-560）以錫杖化解虎鬥。<sup>46</sup> 由此可見，錫杖不僅是僧人行走的重要工具，也具有宗教上神秘的力量，尤其是可以降伏兩軍相鬥，或是兩虎相鬥的怒氣，為天下帶來和平。

然而飛錫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飛呢？關於飛錫的典故，應有比《釋氏要覽》、《宋高僧傳》所載之隱峰禪師更早的源頭，上可追溯自敦煌壁畫所繪的佛教神話傳說。在敦煌的壁畫中，莫高窟中唐第 1861 窟窟頂東坡上，〈彌勒經變〉裡面有一幅「迦葉擲杖」圖，描繪迦葉尊者一手持杖，凌空而飛的景象。<sup>47</sup> 由此壁畫可見，飛錫是僧人一手持錫，錫杖指天，凌空而飛的樣子，自由來去，灑脫無礙。

飛錫於詩中的運用相當廣泛。然而，下文將以元、明僧人為例，討論飛錫如何影響元、明的僧詩，甚至是王陽明的詩作，並且與渡海的意象結合起來。

笑隱大訢，字笑隱，號曰蒲室。元代臨濟宗僧人，曾住持大龍翔集慶寺。其題畫詩作〈孤嶼圖為雁山德長老題〉寫道：

44 宋·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21，頁 16a。

45 錢謙益有一首詩〈石濤上人自廬山致蕭伯玉書於其歸也漫書送之〉，寫道「兵塵不上七條衣，刀劍輪邊錫杖飛」，即用了這個意象，指僧人的錫杖可以止息干戈，見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詩注》卷 4，頁 12a。

46 「（稠禪師）聞兩虎交鬪，咆哮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見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19，《徑山藏》，頁 14a。雪山法杲〈示越三上足〉這首詩也用了這個典故「昔聞禪客仗錫解鬪虎，怒心為之不震，伏形為之可撫」。見明·釋法杲，《雪山草》卷 3，頁 25b。

47 胡同慶，〈敦煌壁畫中的杖具——錫杖考〉，《敦煌研究》104，頁 38。

淡烟疎樹月朦朧，路隔寒潮斷復通。添箇茅菴分我住，明年飛錫海門東。<sup>48</sup>

這首為大訖的題畫詩。裡面描繪了畫中的景色，淡烟、疎樹，以及朦朧的月色。而海中有一座孤嶼，其路時而復通，時而為潮水所阻斷。這時大訖筆鋒一轉，用既高雅又詼諧的筆調，說如果畫家在孤嶼之上添畫一間茅菴給我居住的話，明年我就飛錫飛渡到海門之東，也就是飛渡大海，前往那座孤嶼的茅菴住錫。飛錫讓人有來去灑脫無礙的感覺，從這首詩可以發現，大訖運用了飛錫的典故。此處除了飛錫以外，亦蘊含了渡海的意象。

仲銘克新為大訖的法嗣，詩作中亦不乏飛錫渡海的意象。其〈次韻楊交直揔管送興上人〉寫到：

自別臨川楊刺史，高吟何處倚長松。木盃秋泛淮南月，錫杖春飛海上峯。<sup>49</sup>

這首詩為送別詩。詩中的「木盃」用了杯度（?-426）的典故，相傳杯度「常乘木杯度水」<sup>50</sup>。這裡克新借用這個典故，送別興上人（生卒年不詳），指他以杯渡海。而這首詩也用了飛錫的意象，與大訖的詩相似，有灑脫無礙的感覺。這裡的飛錫也是飛錫渡海的象徵，春天的時候，飛到海上的山峰上。

關於飛錫與渡海的意象結合，道衍也有一首詩出現了這樣的意象。道衍俗名姚廣孝，明初著名僧人、國師，曾住明成祖（1360-1424）奪取建文帝（1377-?）的江山。道衍〈送昂上人游洞庭諸山〉寫道：

西風飛錫度如舟，來向湖山作勝游。七十二峰青一色，君看何處

48 元·釋大訖，《蒲室集》卷6，頁6a。

49 元·釋克新，《雪廬稿》，頁4b。

50 梁·釋慧皎，《高僧傳》卷10，《徑山藏》，頁7a。

獨宜秋。<sup>51</sup>

在這首詩中，就明確將飛錫比作舟，飛錫快如渡洞庭湖之舟，飛向湖山，去欣賞洞庭湖道景色。

飛錫雖然是個非常普遍出現在僧人詩中的意象，但是，將飛錫與渡海的意象結合起來，在文學的解讀上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種結合開拓了飛錫的意象，讓飛錫不只是蘊含移動的意思而已，還結合了渡過大海的意象。渡海在佛教傳統，或者儒家自身的傳統都有獨特且重要的意涵，具有渡過險惡，達到另外一種境界的意思。將飛錫與渡海結合，即豐富化飛錫這個意象。

當然，上文所舉的大訖、克新，甚至是道衍的詩，其所渡之海或湖，並沒有「渡過險惡」的意涵在裡頭。但是，這種將飛錫和渡海的意象結合，影響到了後來的王陽明的一首〈泛海〉詩作。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先生，明代心學家。其於正德元年（1506）因上疏救戴銑（生卒年不詳）、薄彥徽（生卒年不詳），得罪宦官劉瑾（1451-1510），被廷杖四十，隔年謫為龍場驛驛臣。<sup>52</sup>〈泛海〉這首詩即作於被貶謫之時：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sup>53</sup>

這首詩寫王陽明渡海時，自己胸中了無纖芥，清明如太空，安然渡過凶險的大海。這首詩也受到僧人的影響，用了飛錫的意象。且飛錫在這裡的運用也結合了渡海的意象。「夜靜海濤三萬里」，海濤洶洶，數萬里這麼遼闊，而憑藉著一錫渡之，即可以安穩渡過這麼凶險的大海。錫杖有神秘的力量，讓人可以來去了然無礙，也可以化解許多凶險。

<sup>51</sup>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閩一》，頁 37a-b。

<sup>52</sup> 見〈王陽明年譜〉，附錄於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冊 4，頁 1352-1353。

<sup>53</sup> 明·王守仁，《陽明先生詩錄》，頁 21b。

在佛教的意象中，常以渡海比喻渡過人生的迷航苦海。如《雜阿含經》所說「汝觀此牟尼，已度苦海流」<sup>54</sup>，以苦海比喻人生之苦難。而佛陀即在苦海之中救濟眾生，渡眾生到達彼岸，如《佛說長阿含經》所說「佛為海船師，法橋渡河津」<sup>55</sup>，佛陀即是救濟眾生的船師。《大般涅槃經》也說「一切眾生皆悉漂沒生死大海，唯願如來為作舟航」<sup>56</sup>，大海即是人生苦難的象徵。而在儒家的傳統中，也有類似渡海——渡過險難的文化源頭。如《易經》當中，會以「利涉大川」來比喻能夠渡過艱險，因為「險在前也」，只有涉大川，才能創造偉大的事業，才能「往有功也」<sup>57</sup>。

王陽明這首詩渡海的意象，即蘊含了佛教的典故，也蘊含了《易經》的典故，其背後的原型亦讓人聯想到蘇軾（1036-1101）〈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這首渡海詩的「雲散月明誰點綴」胸中了無纖塵的境界，以及「九死南荒吾不恨」<sup>58</sup>的艱險奇絕的經歷。王陽明藉渡過大海的凶險意象，表達了自己人生渡過了艱險的經歷。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到，飛錫本來是僧人常用的意象，王陽明借用這一意象，並結合渡海，表達了自己渡過艱險，心中卻不為險夷所滯留，心如太空一般澄澈。而渡過大海之時，也如僧人飛錫那樣，來去了然無礙，也像錫杖的神秘力量一樣，可以化解種種的險惡。

這裡可以進一步追問，既然錫杖是作為僧人的象徵，王陽明既然是一位儒者，為何會用錫杖來書寫自己渡過險惡的經歷呢？是否在書寫這首詩的時候，王陽明心中的理想聖人典範是僧人的形象呢？這是在閱讀此詩時，可進一步追問的問題。

最後，從上文的論述可知，飛錫這一意象，源於佛教的神話傳說。飛錫讓人有來去無礙自由之感，錫杖也有化解險難的神秘力量。唐、宋以後

---

54 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4，《徑山藏》，頁19b。

55 後秦·佛陀耶舍譯、竺佛念譯，《佛說長阿含經》卷2，《徑山藏》，頁7b。

56 東晉·釋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1，《徑山藏》，頁7b。

57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2，頁1a-b，收入《十三經注疏》冊1。

58 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頁2218。

開始被寫入詩中，到了元、明的僧詩，更結合了渡海的意象。這個意象的擴大，豐富了飛錫的意涵。最後，可以看到王陽明〈泛海〉這首詩如何受到僧人的影響，在僧人的基礎上，賦予飛錫另外一種不同的面向。

## 五、錫杖作為兵器、僧人充軍的意象

錫杖亦能被比作兵器。在佛教的傳統當中，經常出現以戰爭作為比喻的說法。如《妙法蓮華經》：「汝今已能破諸魔賊，壞生死軍，諸餘怨敵皆悉摧滅」<sup>59</sup>，以破陣、打勝仗作為修行的比喻。又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所說「如有軍將臨戰陣時，善備種種鎧鉀刀仗，隣國怨敵所不能害，布施等五波羅蜜多亦復如是」<sup>60</sup>，亦是以戰爭臨陣、刀槍鎧甲作為比喻。<sup>61</sup>

禪宗亦有以刀槍作比喻者。如有僧人問大慧宗杲（1089-1163）說「徑山布龍蛇陣，居士匹馬單槍，當恁麼時如何相見」<sup>62</sup>，亦是以戰爭的類比作為禪宗話頭的隱喻。惠洪（1071-1128）《禪林僧寶傳》中記載，風穴沼禪師（897-973）亦以「單刀直入」<sup>63</sup>作為禪話頭刀隱喻，亦是以戰爭的兵器作為隱喻。

從上文所提及的佛教經典及禪宗話頭來看，以戰爭、兵器作為隱喻，原本即有佛教自身的發展源頭和脈絡。然這樣的隱喻亦可以有僧人自身的經歷及體驗，運用佛教本來既有的脈絡，抒發自身的情感及經歷。將錫杖作為兵器寫入詩中，即應該放在這樣的佛教脈絡及個人經歷來審視及閱讀。

憨山德清，萬曆三大高僧之一，無極禪師（1512-1574）的法嗣，年幼之時即出家。七歲之時，因見叔父去世，而疑惑人死後到底往何處去。就此契機，開始思考人生死生大事。八歲的時候，也因為寄宿別人家，因

<sup>59</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6，《徑山藏》，頁28b-29a。

<sup>60</sup>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51，《徑山藏》，頁4a-4b。

<sup>61</sup> 關於佛教中戰爭隱喻的分析，可參看周玟觀，〈攻防摧破——佛教戰爭概念譬喻析論〉，《興大中文學報》46，頁149-174。

<sup>62</sup> 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1，頁12b。

<sup>63</sup> 宋·釋惠洪，《禪林僧寶傳》卷3，《徑山藏》，頁18b。

思念母親不肯回去寄宿家裡，差點被母親溺斃。這段描繪見於憨山德清〈自序年譜〉<sup>64</sup>中，讀了甚為感動，也可以知道憨山從年幼開始，即有追求人生真理的覺悟。

萬曆二十三年（1595），憨山年五十歲。時「坐以私創寺院，遭戍雷州」，憨山被誣陷，因此被發配到廣東雷州充軍。這段充軍的經歷，被寫進憨山《夢遊詩集》的〈自序〉裡頭。憨山寫道：

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難，詔下獄，濱九死。既而蒙恩放嶺海，予以是為夢墮險道也，故其說始存。因見古詩之佳者，多出於征戍羈旅，以其情真而境實也。且僧之從戍者，古今不多見。在唐末則谷泉，而宋則大慧、覺範二人，在明則唯予一人而已。<sup>65</sup>

這段記錄，記載了憨山被流放的經歷。幾乎在獄中死去，最終因為皇上的「恩典」，而被流放到最南方的廣東嶺海。憨山認為，古代的詩寫得好的，「多出於征戍羈旅，以其情真而境實也」，因為能身歷險境，所以才能把詩寫得極好。然後，憨山又說，以僧人的身分被貶謫遠戍充軍的人不多，只有谷泉（生卒年不詳）、大慧、覺範三人而已。在明代的時候，更只有憨山一人而已。

之後，憨山更進一步寫道：

丙申春二月，初至戍所。癘飢三年，白骨蔽野。予即如坐屍陀林中，懼其死而無聞也，遂成《楞伽筆記》。執戟大將軍轅門，居壘壁間。思效大慧冠巾說法，構丈室於穹廬。時與諸來弟子，作夢幻佛事。乃以金鼓為鐘磬，以旗幟為幡幢，以刁斗為鉢盂，以長戈為錫杖，以三軍為法侶，以行伍為清規，以納喊為潮音，以

<sup>64</sup>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卷39，《徑山藏》，頁1b-2b。

<sup>65</sup>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卷47，《卍續藏經》冊127，頁857b2-6。

參謁為禮誦，以諸魔為眷屬，居然一大道場也。<sup>66</sup>

丙申為萬曆二十四年（1596），憨山五十一歲。剛剛抵達充軍之處，看到滿目飢荒、白骨遍野的景象，彷彿坐於「屍陀林」中，「屍陀林」即為墓地。因害怕自己死而無聞，於是在這時候寫成《楞伽筆記》一書。此時充軍的憨山，過著軍人的生活，需要「執戟於大將軍轅門中」，守衛大將軍的軍門；需要「居壘壁間」，守在軍事堡壘之中。完全就是過著軍人苦不堪言的軍旅生活，而與自己僧人的身分全然不相符。在這樣的軍旅生涯當中，全然無法修行佛事。

此時，憨山想到可效法大慧宗杲的「冠巾說法」，即身穿囚服說法。於是，憨山即以穹廬（軍營）為僧人的丈室，於夢幻之中，與弟子作佛事。並以軍人的金鼓為僧侶的鐘磬，以戰爭的旗幟為佛教法事的幡幢，以軍旅通報軍情的刁斗為僧人化緣所用的鉢盂，以打仗所用的長戈作為僧人的法器錫杖，以三軍中的軍人隊友為自己的法侶，以行伍中的軍令為僧人叢林的清規，以軍隊中納喊之聲為佛法的大海潮音，以軍中參謁為佛法的禮誦，以諸魔外道為自己的眷屬。因此，憨山的充軍生活，儼然像是修行的大道場般。在軍旅生涯中，雖被剝奪了僧人的身分，但卻無礙於憨山在此行軍且惡劣的環境中，繼續以僧人的身分及自身的毅力修行。這種超脫的意境，將外在的環境，與所有的局限，皆視為夢幻泡影般，不妨礙內心一念修佛的真誠。只要心中一念真誠，即可將充軍戍守的惡劣環境，轉變成修行的大道場。

從憨山的敘述中，可以看到錫杖的意象作為佛法的代表，出現在其《詩集》的〈序〉中。並且因為憨山充軍的個人經歷，錫杖的意象與軍人的意象在其身上疊合，在戰爭的環境中，長戈即是錫杖，整個戰場即是修行的道場。

在憨山的〈從軍詩〉中，清楚的記載了從軍辛苦艱難的生活。他在〈序〉中說自己在軍旅途中所見，「經年不雨，道殣相望。兵戈滿眼，疫

<sup>66</sup>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47，《卍續藏經》冊 127，頁 857b8-15。

氣橫發。死傷蔽野，悲慘之狀，甚不可言」<sup>67</sup>，滿目死傷的悲慘淒涼之狀，所以寫了這組詩。茲錄其中有錫杖意象的二首，作為討論：

舊說雷陽道，今過電白西。萬山嵐氣合，一錫瘴烟迷。  
末路隨蓬累，殘生信馬蹄。那堪深樹裏，處處鷓鴣啼。<sup>68</sup>

出世還行役，誰悲道路難。長戈聊當錫，短髮不勝冠。  
沆瀣餘三島，炎蒸屬百蠻。天南回首處，落日是長安。<sup>69</sup>

這首組詩書寫了憨山從軍的經歷，及在軍旅生涯中的所見所感。在行軍的旅途中，走過雷陽道，經過電白西。山中充滿霧氣，看不清楚方向。在充滿瘴烟的旅途上，只剩下孤身一根錫杖。但是，縱使是因為霧氣瘴烟看不清前方，手上的錫杖還是最可靠的憑藉。這裡看到在霧氣繚繞、瘴烟瀰漫的景色中，不為其所迷惑，錫杖堅定鏗然，隨著孤身輾轉在充軍的旅途上。更不堪在深林中，還聽見鷓鴣啼叫，讓人不覺淒然。

第二首則寫自己當下的處境，自己已經出家，卻還要遠行充軍，有誰能憐這行軍道路的艱難。權將手上所執的長戈當作錫杖，而頭上長出的短髮，不能承受頭上戴的冠帽。這裡可以看到，錫杖與兵戈的意象已經重疊，錫杖即長戈，長戈即錫杖。錫杖與軍旅、戰爭的意象因為憨山自身的充軍經歷在此疊合。三島與南方的沆瀣霧氣，炎熱蒸騰，讓人覺得不能承受。卻在這最難承受的軍旅生涯中，在天涯最南方的地方，回首一望，相

---

<sup>67</sup>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47，《卍續藏經》冊 127，頁 868b11-12。

<sup>68</sup>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47，《卍續藏經》冊 127，頁 869a2-3。

<sup>69</sup>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47，《卍續藏經》冊 127，頁 869a8-9。

見落日之處即是自己想回去的明代帝國的都城。長安代指皇都，典出《世說新語》<sup>70</sup>。

這兩首充軍詩都出現錫杖的意象。第一首錫杖的意象與一般的僧詩出現的意象大致相似，是僧侶在遠遊往來叢林間，錫杖作為倚靠行走的意象。但是，這裡的僧侶行走於山林間的錫杖意象，與從軍意象疊合了，錫杖往來穿梭於迷煙瘴癘之重，不是為了去化緣或在山中修行，而是充軍服役。第二首的意象則將錫杖與戰爭的長戈結合起來，如《憨山詩集》的〈序〉中所說的那樣，以軍旅生活為修行的道場。在這首詩中，可以看到錫杖的意象再次擴大，與軍旅的兵器意象結合。

關於錫杖作為兵器、戰爭的意象，原本即有佛教或禪宗自身的脈絡。佛教經典裡可發現以戰爭作為隱喻的書寫，禪宗典籍亦能見到戰爭的比喻。憨山自身的充軍經歷，加以佛教上傳統的文化泉源，於是在憨山的詩作裡，可以看到錫杖作為長戈、兵器的意象。在軍旅之中，亦能修行佛事，是憨山所體悟到的修行的境界。

## 六、結論

本文討論了錫杖的意象出現在僧詩中的各種不同變化。文章梳理了錫杖實物在唐代開始流行，從敦煌壁畫、絹畫、石像，以及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並且普遍在唐詩中作為僧人的象徵出現。

接下來，討論了錫杖在僧詩中，作為僧人移動和停駐的意象。僧人遊走於山水之間，行走於城市與山林間，往往可以看到錫杖的影子。這個意象也被寫進僧人的山居詩中。

再來，本文討論了飛錫意象的典故由來，並且提出了錫杖能夠化解戰爭、鬥爭的神秘力量。在僧詩中大量出現飛錫的意象，而在元、明僧詩中，也出現了飛錫的意象結合渡海的意象，擴大了飛錫原本的意涵。渡海在佛教或儒家的脈絡中，有渡過險難之意。這個意象也影響到了王陽明的詩作。

---

<sup>70</sup> 晉元帝問明帝「日遠」還是「長安遠」的典故，見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694-695。

最後，本文討論了錫杖與戰爭意象的結合。在佛教的自身脈絡中，即有以戰爭作為隱喻的傳統，禪宗當中也有以戰爭作為修行境界的比喻。而憨山繼承了佛教及禪宗的傳統，並且結合自身的充軍服役的經驗。於是，在其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到錫杖的意象與戰爭兵器意象的結合。

以上是本文針對出現在僧詩中錫杖意象的討論，藉這個討論，可以發現錫杖意象的各種不同內涵，或許對於擴大或深化僧詩的閱讀會有所幫助，能夠更精準的掌握僧人在詩作中書寫時所要表達的意涵。

## 【參考書目】

### 一、佛教藏經

- 《十誦律》，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大正藏》冊 85，第 2858 號，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唐·玄奘譯，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大般涅槃經》，東晉·釋法顯譯，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宋·釋宗杲，明萬曆三十一年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古今禪藻集》，明·釋正勉等編，明萬曆四十七年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 《白蓮集》，唐·齊己，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收入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冊 2，臺北：明文書局，1981 年。
-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譯、竺佛念譯，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佛說得道梯陞錫杖經》，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妙法蓮華經》，後秦·鳩摩羅什譯，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宋高僧傳》，宋·釋贊寧撰，明萬曆三十九年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毘尼母論》，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高僧傳》，梁·釋慧皎，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開元釋教錄》，唐·智昇，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憨山老人夢遊集》，明·釋德清，《卍續藏經》冊 127，臺北：新文豐，1994 年。
- 《憨山老人夢遊集》，明·釋德清，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禪月集》，唐·貫休，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收入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冊 2，臺北：明文書局，1981 年。
- 《禪林僧寶傳》，宋·釋惠洪，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釋氏要覽》，宋·釋道誠編集，明萬曆十一年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續高僧傳》，唐·釋道宣，明萬曆徑山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

## 二、古籍

- 《文選集評》，清·于光華編，清乾隆五十四年有懷堂重刊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王陽明全集》，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 《世說新語箋疏》，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55 年。
- 《全唐詩》，清·彭定求等奉敕撰，清康熙四十五年刊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列朝詩集》，清·錢謙益，清順治九年刊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宋林和靖先生詩集》，宋·林逋著，明·潘是仁輯校，明刊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岑嘉州集》，唐·岑參，明嘉靖間刊本，《唐十大家詩集》之一，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李頎集》，唐·李頎，明九行活字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
- 《周易正義》，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收入《十三經注疏》冊 1，明崇禎汲古閣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河東先生集》，唐·柳宗元，明代濟美堂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牧齋有學集詩注》，清·錢謙益，康熙年間玉詔堂刊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柯山集》，宋·張耒，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許用晦文集》，唐·許渾，宋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雪山草》，明·釋法杲，明萬曆三十八年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雪廬稿》，元·釋克新，日本南北朝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陽明先生詩錄》，明·王守仁，林羅山舊藏明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唐·杜甫著，元·高楚芳編，元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雲外錄》，明·釋大香，明代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會昌進士詩集》，唐·馬戴，收入《唐詩百名家全集》，清·席啓寓，清康熙四十七年東山席氏琴川書屋刊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蒲室集》，元·釋大訢，元代至元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鴻慶集鈔》，宋·孫覲，收入清·呂留良等編，《宋詩鈔初集》，清康熙十年吳氏鑑古堂刻本，中國天津圖書館藏。
- 《蘇軾詩集合注》，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三、中外文專書、論文

- 白化文 1994 〈漢化佛教僧人的拄杖、禪杖和錫杖〉，《中國典籍與文化》4，頁107-115。
- 周玟觀 2019 〈攻防摧破——佛教戰爭概念譬喻析論〉，《興大中文學報》46，頁149-174。
- 姜捷 2020 〈法門寺出土文物研究概述〉，《中國書法》372，頁9-33。
- 胡同慶 2007 〈敦煌壁畫中的杖具——錫杖考〉，《敦煌研究》104（2007.4），頁36-47。
- 廖肇亨 2003 〈晚明僧人〈山居詩〉論析——以漢月法藏為中心〉，《第四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
- Kieschnick, John (柯嘉豪) 2003.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e Imagery of the *Khakkhara* in Monks' Poetry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Soh, Lin-Ho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khakkhara*” is an important ritual instrument in Buddhism. It helps monks to drive away snakes and animals while traveling, and the sound made by vibrating the rings and wheels also reminds residents of the arrival of the monks an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monks to beg for alms from the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to its practical use, it also has the mystical religious power, i.e., to tame tigers or to stop wa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imagery of the *khakkhara* and to analyze the metaphors of the *khakkhara* in the poems of monks, mainly those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 Keywords:

*Khakkhara*, Monks' poetry, Flying *khakkhara*, Sea-crossing, Weapon